晚报版部主办　组版 孙健芳　责编　木二东　校对 白昕怡
电话：8227878-8037　8232929　电子信箱：llrbxqk@126.com

党政军民大生产

——晋绥首府印象记（十六）

□ 牛寨中

20世纪40年代，兴县城乡到处传唱着这样一首民歌：

春季里来开了冻，
生产计划家家订；
组织变工把地种，
大家互助来劳动。
秋季里来庄稼黄，
糜黍谷子都上场；
党政军民齐动手，
秋收多打几石粮。

1941年春，八路军120师及其他军队和晋西北行署，在精兵简政的同时，还实行了严格的节约制度，改变伙食供应标准。

部队的小米供应，主力部队由原来的每人每天16两秤的1斤半，分期减到1斤，地方武装由原来的每人每天1斤，减少到15两，不足1斤；机关人员由原来的每人每天1斤，减少到13两；从师、旅干部到战士，每月只发给1块5到5块钱的津贴费，按当时物价，1块5毛钱只能买到一把牙刷和一袋牙粉。机关办公费和工作人员菜金一律停发。一段时间，为了救济驻地的老乡，战士的口粮又减少到每人每天9两，把省出来的粮食分给揭不开锅的老百姓。

1942年，由于日军加紧“蚕食”和“扫荡”，使根据地面积缩小，人口减少，粮食和牲畜遭受大量损失，物资缺乏，军民生活更为困难，部队每人每天只给7两黑豆，有时还无法保证供应。

战士们不够吃怎么办？老百姓挖苦菜，吃树叶，剥榆皮，部队也能吃。于是，无论官兵，一天两顿饭，小米接济不上，就吃黑豆糁糁煮饭，白菜煮高粱米。为填饱肚子，战士们有时吃米糠搅高粱面的窝窝头，没过几天，就肚子胀。后来，用榆树皮和糠窝窝搅在一起吃，山梁上的榆钱钱被采光，榆叶子摘光，由于营养不足，战士们得了夜盲症，视力下降，夜里行军，人人胳膊上缠一块白毛巾当标记。

根据地军民要活下去，要战胜困难，根本出路在哪里？

贺龙司令员说，我们要学习359旅开发南泥湾的精神，自己动手，开荒种田，发展生产，丰衣足食。

早在1939年，毛泽东就提出的“自己动手、生产自给”和“发展生产、保障供给”的方针，要求全军各部队做到一面战斗，一面生产，一面学习，依据不同的环境条件开展生产运动。1941年春，留守延安的120师359旅将士在王震旅长带领下，首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在“一把锄头一杆枪，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”的口号声中，开进南泥湾，屯垦开荒，经过3年奋战，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发扬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精神，就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建成了“处处是庄稼，遍地是牛羊”的陕北好江南。

359旅屯垦开荒的经验，立即在120师和晋绥边区推广开来。1941年4月12日，晋西北行署召开了财政经济会议，中共晋西区党委、晋西北军区也召开高级干部会议，明确提出把发展生产、加强经济建设作为1941年的中心任务，动员全体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，并抽调干部组成晋西北春耕委员会，深入各县开展大生产运动。贺龙、关向应、续范亭在工作之余，也扛起锄头、镢头，参加劳动。一次，贺龙和续范亭在蔡家崖河对面的柳湾坪一块劳动，休息时，续范亭写了一首诗，送给贺龙同志。这首诗的内容是：

一把菜刀起义人，
半生革命犹刃新。
边区柱石老同志，
塞北堡垒万里城。
五载相知唯一字，
千年大业赖天真。
山人共赴瑶池会，
祝你金刚不坏身。

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，年已六十，但也响应党中央号召，买了耕牛和农具，开荒种地。抗战日报曾以“刘副议长生产节约计划完成”为题，作了详细报道：称“刘副议长与警卫员王贵鳌、马夫王登明的变工，除开支净产量七石九斗六升。三人全年生产任务三石九斗，除交公尚余四石零六升已分了红。此外，刘副议长又节约单衣一套，罩衣一套，毛中一条，共值西农币3540元……其夫人李云同志除给家人缝纫外，还纺经纱32斤4两，纬纱4斤13两，织布37丈。节约棉衣、单衣各一套”。由此可见，当年晋绥边区党政军民艰苦奋斗、廉洁奉公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怀。

边区剧社的人员一边演出，一边开展大生产。1943年春天，七月剧社在高家村戏台后面种了六亩菜地，山上开荒种了八十垧糜谷和豆类，村西种了七八亩棉花。大家为了增产粮食，经常天一亮就上街拾粪，还养了十几头骡马，演出时驮服装道具，闲暇时搅脚跑运输。大家还发挥各自特长，办起合作社，有打铁的，有做肥皂和卷烟的。男女老少，人人都学会纺花捻线，随便找一根六七寸的细柳条或高粱秆，插上一颗山药蛋，成为得心应手的捻线工具，有空就捻。大生产运动，不仅生产了粮食蔬菜，改善了人们的生活，更锻炼了人们的品格。

自己动手开荒种田

——晋绥首府印象记（十七）

□ 牛寨中

1942年6月8日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财经委员会，林伯渠、贺龙为正副主任，林枫、武新宇等人为委员，统一领导和推动晋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。

1943年的春天，在大生产运动中，晋绥边区党政军民齐动手，开荒种田。兴县县委、县政府各级干部以身作则，带头参加劳动。县长沈越，原名冯仁轩，1917年生于吉林市，1943年5月，刚任命为晋绥一专署专员兼兴县县长，他就带领机关干部到四区任家坡和群众一起，开荒种地，一干就是半个月。经过干群的艰苦奋斗，全村49户人家，开荒561垧，总耕地面积1400垧，全年产粮630大石，人均产粮三石七斗，做到耕三余一。

驻守在黑茶山、紫金山、白龙山一带的120师特务团、17团、27团的4000多官兵，每天一大早就扛着枪，拿着镢头，下地开荒种地。这一年，全县参加开荒种地的军政人员有27500多人，耕地总面积约45000垧。到1944年，全县耕地面积增加到60万垧，其中历年开荒面积达18万垧，粮食总产达20万石，比1941年总产翻了一番，超过抗战前粮食最高产量。

在生产运动中，县、区领导和军队是这样，晋绥分局、行署的领导也不甘落后，身先士卒。这年刚开春，一场春雨过后，土地墒情湿润，正是开荒种田的极好时机。晋绥行署副主任武新宇，带领机关干部三十多人，身背行李卷，肩扛锹、镢头，从蔡家崖来到木耳崖开荒。他们来到这里后，白天上山开荒，晚上寄居老乡家里，访贫问苦，宣传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意义，个个干得很起劲，只两三天工夫，就开出了五、六亩地。

据《贺老总来到晋西北》小册子记载：一天早晨，贺龙司令员也带领两个警卫员来到了木耳崖，和大家一块儿上山开荒。到了开荒基地，贺龙迈着脚步察看了一遍，笑容立刻爬上了他那浓黑的眉梢儿，连声称赞同志们干劲大，干活质量高，然后，他从潮乎乎的地里抓起一把湿土，伸到大家面前，说：“大家看，这土多么肥壮啊，一把能攥出油来哩。咱们大家好好干哪，多开荒，多打粮，打垮侵略中国的小日本，气死封锁我们的顽固派！”贺龙同志的一席话，说得大家心里暖洋滋，眼睛明亮亮，挥锹片，抡镢头，干得好不起劲！山区早春的前晌，毕竟还有些寒意，但贺司令员一点也不觉得冷，只见他脱掉棉袄，只穿一件缝着补丁的灰布衬衣，一边挥镢头掏地，一边和同志们拉话。仅几天工夫，就和山上劳动的人们都熟惯了，待到休息的时候，贺龙倒成了一个最活跃的人物，一会儿让“狮吼剧社”的歌舞演员吴清华唱歌，一会儿又请武新宇副主任唱他家乡阳高县的“锣锣腔”，劳动工地搞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，木耳崖山头上耕地的庄户人，也歇了牛，坐在地埂上听大家唱歌。大家看到贺龙这样随和，没有一点首长的架子，也就毫无拘束，“狮吼剧社”的李六平也就请司令员唱首歌。贺龙同志毫不推辞，把大烟袋一撂，站起来就唱了首刚学会的《军民大生产》。还没他唱完，吴清华就捂着嘴笑开了。贺龙立刻停住，问道：“笑什么呢？”吴清华笑着说：“司令员，唱跑调了！”贺龙幽默地说：“不，基调没有走，就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嘛！”接着，他就让吴清华教大家一起唱：解放区么嗬嗨呀，大生产呀么嗬嗨……欢乐的歌声飘荡在山野。

在贺龙司令员、武新宇副主任的带动下，仅十几天工夫，开垦荒地三十多亩，建立起行署机关的生产基地。

1942年6月，年仅17岁的蔚汾镇胡家塢康信成，在工卫旅21团入伍。1943年6月的一天上午，他和刚入伍的新兵排，人称“娃娃排”，平均年龄十六岁，去旭谷沟要进行军事演习。居住在北坡、旭谷沟里的大人小孩，对军事演习充满了浓厚兴趣，又看见是一群脸上还挂着孩子气的娃娃兵，兴高采烈地向那里涌去。也许是看见子弟兵的人们太高兴了吧，不知不觉地赶到前面去，竟越出了路边，在绿毯似的谷苗地里踩出一串串脚印。这情形被一个细心的老农看见了，他心疼地回头看看路边被踩倒的谷苗，正准备提醒人们注意时，忽然望见一个身材魁伟的人正蹲在地里扶谷苗。他不禁欣喜地大喊了一声：“贺老总！”这一喊，使赶路的人们都停住了脚步，扭回了头。几十双、几百双眼睛，都盯向那蹲在田里的人，那正是晋绥军区贺司令员啊！只见贺老总蹲在田面，细心地扶起被踩倒的谷苗，又结实地在谷根部培上土。金色的阳光，照着他那补补丁的灰布军衣，照着他那红润的面容，使人更觉得司令员朴实可亲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贺老总的模范行动，召唤着人们一齐干了起来，连年幼的孩子们也不例外。不多功夫，被踩倒的禾苗都一株株挺直了身子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抖擞精神，迎风欢舞。看着这一切，贺老总拍打了一下双手，直起身子，微笑着对人们说：毛主席号召我们开展大生产，是为了粉碎日寇三光政策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，所以，我们就得保护每一株谷苗，多打粮食，秋后我还要吃你们的小米饭哩！

娃娃排演习完了后，很快开赴兴岚交界的界河口一带活动。当年9月27日，日军村川大队700余人，以强行军奔袭蔡家崖晋绥军区领导机关，扑空后，敌人主力又翻山越岭奔向小善畔，与我前线部队交火，娃娃排也参加了战斗。旭谷沟的老百姓还记着贺老总扶谷苗的情景，记着娃娃兵，将刚收打的谷子，连夜烘干，熬成小米粥，一担一担地送上前线，支援部队。这一仗一直打到10月初8，将鬼子全部歼灭。